

滹南遺老集

附集續詩

四





滹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四)

王若虛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王 若 虛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王雲五主編  
雲書集成初編  
南遺老集  
附續詩集  
四冊

(本書校對者滕秉全)

# 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六

## 文辨三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或以雲爲零字之誤。其說幾是。然亦於理未愜。豈望橋時常晴。而視複道必陰晦耶。鼎鑪玉石。金瑰珠礫。曾子固以爲瑰當作塊。言視金珠如土塊。瓦礫耳。然則鼎鑪玉石。亦謂視鼎如鑪。視玉如石矣。無乃太艱詭而不成語乎。弃擲邈迤。恐是邈迤弃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字當去。讀者詳之。

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渎。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金風戒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其辭無陋。讀之可笑。而林少穎觀瀾集願選取之。何其濫也。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爲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警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予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絕。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此何等語耶。

李翱與王載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常。辭不工。不成爲文。陸機曰。愜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迢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翱之說。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邪。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尙辭也。

歐陽書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爭張妝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於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而以昔人所夸者爲戒。意者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

桑榆雜錄云。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尙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戶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予謂不然。若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似是旋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爲佳。但不可爲法耳。

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魯直亦以爲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腑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乎。

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僧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丫髻。巨扇揮颺。咸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於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已爲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於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耶。

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爲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罔罔爲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邪。刪之可也。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卻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曾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旣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恥見屈。

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光於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蘇子美墓誌云。時發憤悶於歌詩。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尹師魯墓誌云。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爲物。以不見爲神。今不上於天而不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如是也。

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錄云。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別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爲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

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於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

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閭。其舉譌舛之類。初止於是。蓋亦足矣。而播芳大全載董道謝正字啓。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爲文之體哉。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曰。党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爲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絕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荆公愛之。至稱爲人中龍。若溪辨之。以爲坡平時譏切。分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蒂於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黃州。答李琮書曰。聞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於公論。豈能遂廢。而若溪輒以私意量之邪。李定鞫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爲天下之奇才。蓋歎息者久之。而何疑於荆公之言乎。

荆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爲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意所至則爲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於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卻是夢中間答語。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免於處女。夫役萬物者。通言人之靈也。見使於鼠者。一己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成都府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太誇。予謂唯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爲精純也耶。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爲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爲小詞而無脂粉纖豔之失。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爲工。禪語則姑爲談笑之資。而不以窮葛藤爲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小詞不工於少游。禪語。楚詞。不深於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七

## 文辨四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穎濱遺老傳。歷述平生出處言之詳。且詆訾衆人之智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爲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蘇叔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於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奸。及帝病亟。爲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無恙。聊或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於江陵。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於己意而非上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愛蒼舒相明。而卻似惜華佗。又云同舐犢於晚歲。又何怨於老驪。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爲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東坡颺風賦云。此颺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颺之先驅爾。卻多颺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於理草木。葺軒檻。補茅茨。塞牆垣。則時已久矣。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

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白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坏戶以思溫。故無得而凌跨。竹溪堂公曰。此止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旣已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爲精密。然酌樽中之醪。一句頗贅。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爲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爲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天對。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蓋二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書。旣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錄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爲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士大夫以爲美談。予嘗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遽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薦譽者太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詰詞云。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詰王言也。而寓穢雜戲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觀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妝。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臣子陳情於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而文用四六。旣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之語。而近見傳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爲詩而不取老杜。爲□□取韓柳。其識見可知矣。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搔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於外者之所能邪。

邵氏云。楊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楊劉唯謹於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旣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非夢中顛倒語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邪。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因而附入。此適足爲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之。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唯史書實錄。制誥王言。決不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鐫。無所

不至。自以爲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歆羨。識真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於浮華。平易多於奇險。始爲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於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云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旣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短。豈不相望乎。是可去之。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曰字與以爲意重複。柳文鶻說云。余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恆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恆人。蔡邕狀異恆人。孫權骨體不恆。苻堅骨相不恆。姚萇志度不恆。此等恆字皆當作常。蓋恆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高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上自寬。夫稱君爲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士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小便殿上者。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何以字別卻。本意當云安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老父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朱泚敗走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語。謂之往可也。

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呂蒙所紿而降。慙恨入地。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二千餘人耳。如子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子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澠水燕談則曰。面銅具。聞見錄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爲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主孫皓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卒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暉說太弟。又曰。四衛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凡不減字。止可以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

謂賀坡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易。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通鑑云。謝安好聲律。基功之慘。不廢絲竹。予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鑑宋紀。蕭道成遣薛淵將兵助袁粲。淵固辭。道成曰。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舊唐上官婉兒爲節愍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真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爲不仆。仆亦倒也。然撲字下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以桓靈俟我邪。俟當作待。蓋俟雖訓待。乃候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番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赤地殆盡。殆盡。卻似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唯官法物及寺觀鐘磬等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

云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說頃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



#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八

## 詩話上

世所傳千家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爲杜無疑。其餘皆非真本。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爲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而欲以爲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間爲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郾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寶使君等。尤爲無狀。洎餘篇大似出於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爲此詩也。吾舅自幼爲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嘖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焉。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

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又曰。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史舜元作吾舅詩集序。以爲有老杜句法。蓋得之矣。而復云。由山谷以入。則恐不然。吾舅兒時便學工部。而終身不喜山谷也。若虛嘗乘間問之。則曰。魯直雄豪奇險。善爲新樣。固有過人者。然於少陵初無關涉。前輩以爲得法者。皆未能深見耳。舜元之論。豈亦襲舊聞而發歟。抑其誠有所見也。更當與知者訂之。謝靈運夢見惠連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神助。石林詩話云。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冷齋云。古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而夢中得之。此當論意。不當泥句。張九成云。謝靈運平日好雕鑿。此句得之自然。故以爲奇。田承君云。蓋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道之。所以爲貴。予謂天生好語。不待主張。苟爲不然。雖百說何益。李元膺以爲反覆求之。終不見此句之佳。正與鄙意暗同。蓋謝氏之誇誕。猶存兩晉之遺風。後世惑於其言。而不敢非。則宜其委曲之至是也。

梅聖俞愛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之句。以爲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或者病之曰。夕陽遲。繁花而春水漫。不繫柳。若溪又曰。不繫花而繫塢。予謂不然。夕陽遲固不在花。然亦何關乎塢哉。詩言春

日遲遲者。舒長之貌耳。老杜云。遲日江山麗。此復何所繫耶。彼自詠自然之景。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初無他意。而論者妄爲云云何也。裴光約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或曰柳常有絮。泥或無花。若溪以爲得其膏旨。此亦過也。據一時所見。則泥之有花。不害於理。若必以常有責之。則絮亦豈所常有哉。

柳公權殿閣生微涼之句。東坡罪其有美而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彊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予謂其實無之。而亦不必有也。規諷雖臣之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容得順適於一時。何必盡以此而繩之哉。且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略其細故於平素。乃能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邪。

杜詩稱李白云。天子呼來不上船。吳虎臣漫錄以爲范傳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引。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杜詩蓋用此事。而夏彥剛謂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若溪叢話亦兩存之。予謂襟領之說。定是謬妄。正使有據。亦豈詞人通用之語。此特以船字生疑。故爾委曲。然范氏所記。白被酒於翰苑。而少陵之稱。乃市上酒家。則又不同矣。大抵一時之事。不盡可考。不知太白凡幾醉。明皇凡幾召。而千載之後。必於傳記求其證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老杜此征詩云。見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謂耶當爲卽字之誤。其說甚當。前人詩中亦或用耶娘字。而此詩之體不應爾也。

近代詩話云。杜詩云。皐雕寒始急。白氏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以爲語病。其實非也。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宿留。則音去聲。予謂不然。古人淳至。初無俗忌之嫌。蓋亦不必辨也。

荆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而歐公云。甫之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是何其相反歟。然則荆公之論。天下之公言也。

退之雪詩有云。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世皆以爲工。予謂雪者其先所有。縞帶銀杯。因車馬而見耳。隨逐二字甚不安。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之句。當勝此聯。而或者曰。未知退之真得意否。以予觀之。二公之評論實當。不必問退之意也。

退之謁衡嶽詩云。手持杯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旣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叟聯居諸之句。何也。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邪。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

孔毅父雜說譏退之笑長安富兒不解文字飲而晚年有聲伎罪李于輩諸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陳後山亦有此論甚矣其妄議人也紅裙之謂亦曰唯知彼而不知此蓋詞人一時之戲言非遂以近婦人爲諱也且詩詞豈當如是論而遽以爲口實邪其罪李于輩特斥其燒煉丸砂而祈長生耳病而服藥豈所禁哉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則公亦因病而出於不得已初不如于輩有所冀幸以致弊也抑前詩復有盤饌羅羶葷之句以二字繩之則又當不敢食肉矣

崔護詩云去年今日此門中又云人面祇今何處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兩今字不恤也劉禹錫詩云雪裏高山頭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云高山本高於門使之高二義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二說何其相反歟予謂此皆不足論也

宋之問詩有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或曰此之問甥劉希夷句也之問酷愛知其未之傳人懇乞之不與之問怒乃以土袋壓殺之此殆妄耳之問固小人然不應有是年年歲歲歲年年何等陋語而以至殺其所親乎大抵詩話所載不足盡信池塘生春草有何可佳而品題者百端不已荆公金牛洞六言詩初亦常語而晁無咎附之楚辭以爲二十四字而有六籍羣言之遺味書生之口何所不有哉

樂天詩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謂獨醒者特以爲孤潔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飲酒也詞

人往往作實事用。豈不悞哉。

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頓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繚強之態。此豈撚斷吟鬚。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輩。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情性。此詩正理也。

皮日休詠房杜詩云。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凡言千古萬古者。皆是無窮之意。今下一字。便有所止矣。

# 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九

## 詩話中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卽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於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歐公寄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伊川曰。夙興趨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詩人之言。豈可如是論哉。程子之誠敬。亦已甚矣。

荆公詠雪云。誠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苑極之不愛其上句。山谷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有絕交書。極之不愛其下句。此與人意暗同。

羅可雪詩有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之句。陳正敏以爲信然。卻是假雪耳。

盧延讓有栗爆燒毼破。貓跳觸鼎翻之句。楊文公深愛。而或者疑之。予謂此語固無甚佳。然讀之可以想見明窗溫爐閒坐之適。楊公所愛。蓋其境趣也邪。

東坡詩云。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朱少章云。唐藝文志有劉伶文集三卷。則非無他文章也。坡豈偶忘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也。予謂不然。按晉史云。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坡亦據此而已。且公意本謂只此一篇足以道盡平生。傳名後世。則他文有無。亦不必論也。

東坡章質夫惠酒不至詩。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之句。碧溪詩話云。或疑舞字太過。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謂疑者。但謂淵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論其所本哉。

東坡題陽關圖云。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予謂可言聲外意。不可言意外聲也。

東坡酷愛歸去來辭。既次其韻。又衍爲長短句。又裂爲集字詩。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爾。是亦未免近俗也。

東坡和陶詩。或謂其終不近。或以爲實過之。是皆非所當論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見吾意云爾。曷嘗心競而較其勝劣邪。故但觀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則可矣。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

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在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真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鄭厚云。魏晉以來。作詩倡和。以文寓意。近世倡和。皆次其韻。不復有真詩矣。詩之有韻。如風中之竹。石間之泉。柳上之鶯。牆下之蛩。風行鐸鳴。自成音響。豈容擬議。夫笑而呵呵。歎而唧唧。皆天籟也。豈有擇呵呵而笑。擇唧唧而歎哉。慵夫曰。鄭厚此論。似乎太高。然次韻實作詩之大病也。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專以此相尙。才識如東坡。亦不免波蕩而從之。集中次韻者。幾三之一。雖窮極技巧。傾動一時。而害於天全多矣。使蘇公而無此。其去古人何遠哉。東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語。而山谷稱其憤世嫉邪。過矣。或言山谷所擬勝東坡。此皮膚之見也。彼雖力加奇險。要出第二。何足多貴哉。且東坡後篇。自破前說。此乃眼目。而山谷兩篇。只是東坡前篇意。吾未見其勝之也。

東坡歷詞云。揀盡寒枝不肯棲。以其不棲木故云爾。蓋激詭之致。詞人正貴其如此。而或者以爲語病。是尙可與言哉。近日張吉甫復以鴻漸於木爲辨。而怪昔人之寡聞。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當援引爲證也。其實雁何嘗棲木哉。東坡送王緘詞云。坐上別愁君未見。歸來欲斷無腸。此未別時語也。而言歸來。則不順矣。欲斷無腸。亦恐難道。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倚席親曾見。此本卽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卻是隔一日。

王直方詩話稱晁以道見東坡梅詞云。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若溪漁隱曰。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甯不畏人之譏誚乎。慵夫曰。此詞意屬朝雲也。以道之言。特戲云爾。蓋世族所謂放不過者。豈有他意哉。若溪譏直方之無識。而不知己之不通也。陳後山云。子瞻以詩爲詞。雖工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耳。予謂後山以子瞻詞如詩似矣。而以山谷爲得體。復不可曉。晁無咎云。東坡小詞多不諧律呂。蓋橫放傑出。曲子中縛不住者。其評山谷則曰。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如詩耳。此言得之。

晁無咎云。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耳。陳後山曰。宋玉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是直以公爲不及於情也。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爲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媒。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爲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茆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爲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爲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以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

東坡南行唱和詩序云。昔人之文。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公年始冠耳。而所有如此。其肯與江西諸子終身爭句律哉。

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魯直區區持斤斧準繩之說。隨其後而與之爭。至謂未知句法。東坡而未知句法。世豈復有詩人。而渠所謂法者。果安出哉。老蘇論揚雄以爲使有孟軻之書。必不作太玄。魯直欲爲東坡之邁往而不能。於是高談句律。旁出樣度。務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勞亦甚哉。向使無坡壓之。其措意未必至。是世以坡之過海爲魯直不幸。由明者觀之。其不幸也舊矣。

吳虎臣漫錄云。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坡不答。但極稱道。季默復問。如雪詩臥聽疎疎還密密。起看整整復斜斜。豈亦佳邪。坡云。正不佳處。傭夫曰。予於詩固無甚解。至於此句。猶知其不足賞也。當時所傳妄耳。徐師川亦嘗咏雪云。積得重重那許重。飛時片片又何輕。曾端伯以爲警策。且言師川作此罷。因誦山谷疎疎密密之句云。我則不敢容易道。意謂魯直草率而已。語爲工也。噫。予之惑滋甚矣。王方直云。東坡言魯直詩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予謂坡公決無是論。縱使有之。亦非誠意也。蓋公嘗跋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又云。如蟾蜍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多食

則發風動氣。其許可果何如哉。山谷之詩。有奇而無妙。有斬絕而無橫放。鋪張舉問。以爲富。點化陳腐。以爲新。而渾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東坡而不及歟。或謂論文者尊東坡。言詩者右山谷。此門生親黨之偏說。而至今詞人。多以爲口實。同者襲其迹而不知返。異者畏其名而不敢非。喜乎吾舅周君之論也。曰。宋之文章至魯直。已是偏仄處。陳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人能中道而立。以巨眼觀之。是非真僞。望而可見也。若虛雖不解詩。頗以爲然。近讀東都事略。山谷傳云。庭堅長於詩。與秦觀、張耒、晁補之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蓋自當時已不以是爲公論矣。山谷題陽關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甯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

山谷詩云。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謂阿底耳。顧凱之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般浩見佛經云。理應阿堵上。謝安指桓溫衛士云。明公何須壁間阿堵輩是也。今去物字。猶此君去君字。乃歇後云語。安知其爲錢乎。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如東坡眉石硯詩。指胡馬於眉間。與此是一箇規模也。而豈有意病哉。

蘇黃各因玄真子漁父詞增爲長短句。而互相譏評。山谷又取船子和尙詩爲訴衷情。而冷齋亦載之。予謂此皆爲蛇畫足耳。不作可也。

山谷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自謂以山色水光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東坡謂其太瀾浪。可謂善詠。蓋漁父身上自不宜及此事也。

山谷最愛集句。目爲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謂詞人滑稽。未足深誚也。山谷知惡此等。則藥名之作。建除之體。八音列宿之類。猶不可一笑耶。

山谷雨絲詩云。煙雲杳靄合中稀。霧雨空濛落更微。園客繭絲抽萬緒。蛛蝥網面罩羣飛。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杵機。顧染朝霞成五色。爲君王補坐朝衣。夫雨絲云者。但謂其狀如絲而已。今直說出如許用度。予所不曉也。

山谷詞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是更字也。



# 潯南遺老集卷四十

## 詩話下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闥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與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閔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臥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義。臥雲龍。真龍邪。則豈必南陽指孔明邪。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闊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弈棊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尙可持。以湘東目爲棊眼。不愜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曾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行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書囊當贈鞭。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也。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愔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爲作筆寫字。此以自贊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只平生幾兩屐。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爲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於太過。亦其病也。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闌干問興廢。野花啼鳥不應人。若響人可是怪事。竹莊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到也。

山谷贈小鬟驀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實不愜。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窳乎。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尙嫩。如荳蔻梢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爲彼愁邪。則未應識愁。以爲己愁邪。則何爲而愁。又云。只恐遠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子而已。今乃指爲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

也

古之詩人雖趣尙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於詩成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於少陵。而不許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揚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爲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於前人。故爲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旣已出於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同者不以爲嫌。異者不以爲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所當然而已。至於妙處。不專在於是也。故皆不害爲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爲之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實白眉。而良不在於白眉也。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詩云。三馬皆白眉。山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可笑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可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

百斛明珠惹茂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荊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斷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應將巧畀人間。定卻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損。收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爲點化精巧。荊璞以夷叔爲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於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簞鼓之。其爲弊何所不至哉。王仲至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荊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窄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爲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以不至者。唯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實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押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而紺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拘。而以爲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

此哉。意到卽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爲云云也。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鄰之韻乃可耳。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能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爲出類。而吾叔淵材詠海棠則又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比婦人尙矣。蓋其於類爲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嘆賞。以爲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晳武夫比之者矣。此花無乃太羸鄙乎。魏帝疑何郎傳粉。止謂其白耳。施於酴醾尙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露濃。同於言溼而已。果何所異而別之爲對耶。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譏魂。利劍斫不斷。餘妖種此根。東坡詠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詠桃花以九疑萼綠華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詠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爲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於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風背面啼。予嘗誦之於人。而問其詠何物。莫有得其髣髴者。告以其題。猶惑也。尙不知爲花。況知其爲梅。又知其爲畫哉。自賦詩不必此詩之論興。作者誤認而過求之。其弊遂至於此。豈獨二詩而已。東坡眉石硯。醉道士石等篇。可謂橫放而曠遠。然亦未嘗去題也。而論者猶戒其專力於是。則秉筆者曷少貶乎。

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祇有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

張舜民謂樂天新樂府幾乎罵。乃爲孤憤吟五十篇以壓之。然其詩不傳。亦略無稱道者。而樂天之作。自若也。公詩雖涉淺易。要是大才。殆與元氣相侔。而狂斐之徒。僅能動筆。類敢謗傷。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也。蕭閑云。風頭夢。吹無跡。蓋雨之至細。若有若無者。謂之夢。田夫野婦皆道之。而雷溪注以爲夢中雲雨。又曰。雲夢澤之雨。謬矣。賀方回有風頭夢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長廊碧瓦。夢雨時飄灑。豈亦如雷溪之說乎。

蕭閑憶恆陽家山云。誰幻出故山邱壑。謂予心目。注以故山爲江左非也。只是指恆陽而已。好在斜川三尺玉。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三尺字。以廣狹深淺言之。俱不安。注以爲漱玉堂泉。按此堂自在北潭中。豈相干涉。予官門山。嘗得板本。乃三畝字。意其不然。蓋如言幾頃玻璃之類耳。暮涼白鳥歸喬木。乃宅前真景也。而注云。潔身而退。如白鳥之歸林。何其妄哉。

前人有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蕭閑詞云。市朝冰炭裏。湧波瀾。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跡。

樂天望瞿塘詩云。欲識愁多少。高於灩澦堆。蕭閑送高子文詞云。歸興高於灩澦堆。雷溪漫注。蓋不知此

出處耳。然樂天因望瞿塘，故卽其所見而言，泛用之，則不切矣。

蕭閑樂善堂賞荷花詞云：胭脂膚瘦薰沈水，翡翠盤高走夜光。世多稱之。此句誠佳。然蓮體實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嘗易膩字，此似差勝。若乃走珠之狀，惟雨露中然後見之。據辭意當時不應有雨也。山黛月波之類，蓋總述所見之景，而雷溪注云：言此花以山爲眉，波爲眼，雲爲衣，不亦異乎？至一枝梅綠橫冰萼，淡雲新月，爛疎星之句，亦如此說，彼無真見，而妄意求之，宜其繆之多也。

蕭閑使高麗詞云：酒病賴花醫卻。世皆以花爲婦人，非也。此詞過處既有離索餘香，收拾新愁之語，豈復有婦人在乎？以文勢觀之，亦不應爾。其所謂花，蓋真花也。言其人已去，賴以解醒者，獨有此物而已。必當時之實事。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藥嗅。公詠花詞亦喜用醒心香字。蓋取其清淑之氣，以滌除惡味耳。蕭閑自鎮陽還兵府，贈離筵乞言者云：待人間覓箇無情心緒，著多情換。此篇有恨別之意，故以情爲苦，而還羨無情，終章言之宜矣。使高麗詞亦云：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次第未應及此也。

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減其歡樂之趣。坡詩用其事云：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夫陶寫云者，排遣消釋之意也。所謂歡樂之趣，有餘歡者，非陶寫其歡，因陶寫而歡耳。蕭閑屢使此字，而直云陶寫歡情，陶寫餘歡，舊歡若爲陶寫，似背元意。近歲諸公以作詩自名者甚衆，然往往持論太高，開口輒以三百篇十九首爲準，六朝而下，漸不滿意。至宋人殆不齒矣。此固知本之說，然世間萬變，皆與古不同，何獨文章而可以一律限之乎？就使後人所作，

可到三百篇。亦不肯悉安於是矣。何者。滑稽自喜。出奇巧以相誇。人情固有不能已焉者。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爲小技。程氏以詩爲閑言語。然則凡辭達理順。無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其餘優劣。何足多較哉。

# 潯南遺老集卷四十一

## 雜文

### 揖翠軒賦并序

沃人崔公有竹軒曰揖翠。其子達之求詩文於士大夫。予亦爲之賦云。

物之在天下。皆妙理之所寓也。人之於物。必有所慕。而所以慕之。亦必有故也。故或取深山窮谷以爲家。指泉石風月以爲友。是豈迂僻矯激。不近於人情。誠有得乎其趣也。沃州崔公。賢明之裔。生於畎畝而不俗。後其居爲園。中其園爲亭。而周其亭以竹。叢高陰密。窗戶爲肅。森乎其如張綠帷而羅碧玉也。夫天壤之間。佳花美木。大有可以悞心而悅目者。然公皆不以爲可觀。惟此君焉。是欲對玩吟嘯。朝夕容與乎其間。若與之相忘而不足。此其意果安在哉。吾可卽之而知其所屬。獨不見夫此君乎。歲暮天寒。百物旣凋。冰雪交摧。淒飈號振。芬香豔色。莫不零落敗散。至於其盡而無餘。而吾此君。宛然自若。獨立而能伸。蓋其稟於內者有足恃。是以凌乎外者無所挫。自世所難得之物。而非夫漫生雜出。暫榮俄朽之常品。凡根也。而我公慕之。則又可因之而得其爲人。意其勁挺堅樞。卓乎不羣。舉世皆怯而我獨勇。衆人旣屈而我獨伸。濁穢有所不能污。險難有所不能亂。本然之氣。無適而不存也。然則公不徒愛其色。誠取其質。不徒玩之於其目。誠體之於其身。若夫披風篩月。含烟臥雨。千態萬狀。皆公之所外也。吾何敢陳。嗚呼。公今逝矣。

而子章嗣。吾聞之。孝者善繼人之志而述其事。則登公之堂。想其所取於此君。蓋亦思所以自厲。如其庸懦委靡。依違顧忌。與時變遷。一折而粹。豈特厚顏於此君。亦失公之本意矣。

瑞竹賦并序

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爲一鄉最。其居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爲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於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

天何爲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惑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爲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怪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爲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爲不啻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爲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於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爲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妒忌忿嫉。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折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壘篋其翁。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既孚。間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於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節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於一而中爲二。既二矣而復合於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於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爲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俾述記

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爲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物有因言而加顯。蓋立德雖於錫類。而傳家欲其久遠。故夫所以區區於此而未能忘情者。殆亦憫時俗之已乖。慮後嗣之或替。而特以爲勸耳。顧豈淺哉。

甯晉縣令吳君遺愛碑

昔予閑居於東垣。聞沃州甯晉有賢令尹。民樂其政。歌而舞之。聲化藹然。愈久益播。心竊慕焉。旣而知其爲吳君公妙也。予與之同年。而昧其平生。獨謂君讀書爲儒。能以壯年取高第。此必有以過人。而其優爲一邑。固所宜者。蓋秩滿來府。始獲拜之。儀度表表。望而知其不凡。卽之愈深。不覺歎服。蓋以所傳不誣可信。翌日別去。予亦尋走雕陰。三年復來。不知君之安所在。且爲何職。居未幾。松水之民有乞書其前宰之政者。問其主名。則公妙也。從而徵其實。則曰。自吾令下車。賦役以平。刑罰以清。奸宄不遏。而懲仁廉不率。而興煦風。□□槁蘇。喝醒民飽而嬉。相忘乎無事。斯亦古人之至化也。蓋其剛柔適中。緩急得所。勤故不廢。事簡故不擾民。明無不察。毫髮莫欺。而其寬也。又足以有容。政是以和。而克用乂。此其大凡也。長上有德。而下不知其罪大矣。知焉而無報。罪乂甚矣。吾儕小人。其曷以報公。著之金石。大書深刻。昭不朽而垂無極。所以報也。叢爾敝邑。則唯是之知。書與不書。公何損益哉。然所以示吾心之不忘。則非是莫可也。故敢以託。嗚呼。美矣。在他人猶當不辭。況吾公妙哉。守令之重尙矣。而得人實難。故赤子每不得乳於其母。言良吏者。必予兩漢。然自今考之。可以屈指數。則若公妙者。豈易得。而其民之遇之也。顧不幸而可喜耶。宜彼之不誣妄。而予亦樂爲之道也。公妙諱微。咸平之平郭人。登第於承安之丁巳。其始任建州軍判。旣

以廉陞。故超授甯晉云。

眞定縣令國公德政碑

爲治莫如重守令。而令爲甚。蓋其於民最親。而理亂之原。於是乎在也。故一縣得人。則一縣之事舉。在在得人。而天下平也。眞定劇邑。其宰之尤不可非其才。雲中國公明敏人也。旣下車。譁者以靜。悍者以柔。冤者有以告。聽斷如神。官無留事。僞異政焉。其去也。其民舍之而不忍。挽留之不得也。思有以紀其遺愛。而示其攀戀之心。有倡之而請言於予者曰。我公其賢哉。自吾身之所及見。與夫故老之所傳。吾邑凡更幾令。言令之賢如公者幾人。我公而去。誰其嗣之。吾儕小人。德公之賜。而顧無以報也。獨欲形容其萬一。而鑣諸石以慰吾心。以傳於天下後世。或庶幾焉。其材具矣。敢屬之子。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事固有非人之所能強致者。民至愚而神者也。其心有同然之好惡。其口有同然之毀譽。有以服其心。則比閭之徒。可使之俯首而聽命。不然。國之得失。長上之是非。皆將喧囂謗議於其下。蓋有誘之而不信。劫之而不從者。孰謂其可以強之而使吾譽之哉。予近始識公。而聞其名者舊矣。昔者旣嘗爲府參軍。聲華藹然。爲前後之冠。民旣已像而祠之。碑而頌之矣。至於去而之他。復來而治此。莫不皆然。未至而人徯之。旣至而人安之。去則思之而不能忘。此果何從而致耶。合一人之情易也。至於一邑而皆然。茲不難哉。合一邑之情易也。至於所至而皆然。茲不難哉。是必有大過人者。而非可苟也。蓋羿之注矢。左右俯仰。皆可以命中。而庖丁之游刃。批隙導竅。無非理間之自然。何獨

至於爲政者而疑之哉。公之跡足以聳動人之耳目而膾炙其口者甚多。列而著之。非惟煩不可舉。而且復害公之全。故獨論其能得斯民之公心。與夫所至皆然者以見之。其亦足矣。噫。無實之譽。君子不以爲榮。無實而譽人。君子謂之愧辭。若公者。殆可以爲榮。而予亦庶乎其無愧也哉。

### 王氏先塋之碑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尙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孝友忠信。里閭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譎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瑀。藐然可憐。公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逞。一日衆變。自令丞以下悉肆屠戮。至君則肩舁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即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眞定簿。今萬戶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至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說而親。侯旣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唯恐不至。搢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勲業。無踰人者。貧緣幸會。驟至榮顯。非祖考之

靈其何以及此。而墳壠蕭然。沒沒於蓬蒿榛棘之間。狐兔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既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說。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旣當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紀。乃敘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繫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旣完旣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友朋。尤推誠尙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爲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爲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媚狀向人。人復以爲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闔。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爲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

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適。爲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譏彈激賞。中其美疵。睥睨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遂克取高捷。驚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徧謁一時鉅公顯人。間投之以所業。冀幸感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雕陰。嘗得其手書并雜著盈卷。覽之太息。悵然有懷。以爲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秦而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秩滿東還。當必遂此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比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爲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媿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己之槩。而爲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也。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爲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葬以某月日。銘曰。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

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埋窮望絕。懼其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爲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談笑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遂。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不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雄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遘。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垣。次尙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爲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銜不祛。雖然名占甲科。亦旣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二

## 雜文

### 千戶賈侯父墓銘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而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幼既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尙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首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既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仵，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瀟灑，事父兄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清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紿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舉資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孫男三，女孫

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衆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左副都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胸次灑落。其才術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爲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家兒。此決非出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於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賈氏之餘慶。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厥土惟腴。厥木惟敷。有崇其邱。於城之隅。闕之深。封之固。過者必恭。賈公之墓。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太一之教。興於金朝天眷間。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世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錄。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元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唯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

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蕭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衆。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奏選四方高德之士。補住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旣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觀道衆。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旣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閭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俱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衆。明年。河復犯本觀。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明昌間。前尚書右丞劉公瑋。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恭。州倖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自有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面。承安改元。日食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師少時白晢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爛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下。觀者嘆仰。以爲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毫之太清宮。間歲報謝。師皆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擬。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之。

至於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既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主臨朝。尊玄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衆亦堅挽之。遂勉爲留。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閱道藏求之。師從旁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吾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祕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卽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粒。禱於真人。其雨立止。翌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法。安用賞爲。上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乃賜號通玄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閤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卽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意。顧名雖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上李大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衆曰。祖師立教。代代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無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繞久之。時天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宮之塋。其日陰晦。重甚。衆方以

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嘆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於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慍。恂恂似不能言。至遇事而發。雖衆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諸史經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戒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既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祔於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作真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 清虛大師侯公墓碣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澄以胥吏起身。至河北西路曹司掾。才幹既優。而行已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間者。爲親故也。今不侍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宜行化。乃卽本州及真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真人每批經錄。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真。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也。生不苟葷。始學語。能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復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

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衆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涓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善士左崇等作醮於鈞臺。法事勝絕。舉壇所幸。以爲未始遇也。旣畢將還。忽示微疾。衆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未至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晏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乙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數十。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真觀。予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王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予銘其墓。渠意旣堅。而予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敍而銘之曰。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琬琰。以永其傳。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

不及致。其爲不幸可知也。逮其成長。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始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敍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溫溫。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疎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間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旣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藁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詎有量哉。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共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第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貴。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記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 潯南遺老集卷四十三

## 雜文

###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爲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倜儻有立志讀書爲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於今不忘。秩滿注濱州鹽管。句徙知鄧州穰縣事。其政如在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心。若物憑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竟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於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當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於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爲嗇乎彼者。固將豐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穰也。予爲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予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爲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於馬上。反顧戀戀。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遂爲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於里中。與今恩州司判王君士衡。涑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爲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於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於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戲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嘆舊遊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邪。故子於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幸。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於西城之先塋。俾子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

既秀而枯。有銜不社。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眞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眷間。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卽取公兄。公聞卽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入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蹙蹙。恆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情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疾。至是猶能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嘆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速乖離。以隳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

七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胤。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周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溫。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庶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爲舊親。旣又爲孫婿。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

### 焚驢誌

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主賴。鎮陽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祗禳小數。靡不爲之。竟無驗。旣久。怪誣之說興。適民家有產白驢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之屬某曰。冤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與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衛之旱也。爲伐邢之役。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

委焉而已。不求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旣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爲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哀鴈詞并序

昔子居故人安仲和家。將殺鴈食客。見而不忍。爲作哀之之詞。今三十餘年矣。近讀趙公誠殺生文。有動於心。因追錄之以附其後。雖文采不足。觀者取其意可也。

鳥之遠害。宜莫如鴻。浩浩長風。寥寥遠空。邈乎冥濛。去萬里而無窮。顧乃不幸而網羅之中。刀机是委。饕殮是充。吁嗟乎其恫。爐且熾。鼎且沸。宰夫礪刃而欲前。坐客垂涎而思噉。而猶神意自若。低回睥睨。不知禍期之行至。可不哀邪。捕者伊何。貪於貨鬻。用者伊何。悅乎口腹。我利我欲。物罹其酷。以是知人雖有生之至靈。而亦其至毒也。高而林莽深。而川淵遠。而窮邊僻。鱗介羽胎卵溼化。皆有以致之。而陳乎其前。割臠膾。蒸燂烹煎。濯腥滌羶。窮甘極鮮。一邑之內。一朝之間。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人亦嘗以己而推之乎。一毛之去。皆知惜。寸膚之損。皆知病。所以自待如此。其至也。而獨於物不爲之少憐。雖吾之智力可役而君之。而彼之蠢愚至死而不能訴。然其賦形稟氣。同得乎天。故亦未嘗不苦則慘。而樂則舒。惡天闕而重生全。奈何暴殄不恤。以爲當然。孰雪其冤。孰懲其愆。豈天有厚薄。固以彼而奉此乎。抑初無所主。而自生

自殖自攘。自擊。勢強者勝而專。不然。何其太偏也。庖廚之遠。君子以爲仁。己既不忍。則假手於他人。夫其畏怖之情。齟齬之態。可以想而知也。何必見之之素。臨之之親。聞之曰。物我類也。類無分別。滋味之在我。可賒。性命之於彼。極切。至哉言乎。卽是佛說。亦何必持平。誠律。推明罪業。觀地獄之變相。指兵刀之凶劫。人惟爲饑舌之所謾。是以安爲而不屑。嗚呼。戒之。敢告來哲。

高思誠詠白堂記

有所慕於人者。必有所悅乎其事也。或取其性情德行。才能技藝之所長。與夫衣服儀度之如何。以想見其髣髴。甚者至有易名變姓。以自比而同之。此其嗜好趨向。自有合焉而不奪也。吾友高君思誠。葺其所居之堂。以爲讀書之所。擇樂天絕句之詩。列之壁間。而榜以詠白。蓋將日玩諸其目。而諷誦諸其口也。一日。見告曰。吾平生深慕樂天之爲人。而尤愛其詩。故以是云。何如。予曰。人物如樂天。吾復何議。子能於是而存心。其嗜好趨向。亦豈不佳。然慕之者。欲其學之。而學之者。欲其似之也。慕焉而不學。學焉而不似。亦何取乎其人耶。蓋樂天之爲人。冲和靜退。達理而任命。不爲榮喜。不爲窮憂。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今子方皇皇干祿之計。求進甚急。而得喪之念。交戰於胸中。是未可以樂天論也。樂天之詩。坦白平易。直以寫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厭乎人意。而不爲奇詭。以駭末俗之耳目。子則雕鑄粉飾。未免有侈心。而馳騁乎其外。是又未可以樂天論也。雖然。其所慕在此者。其所歸必在此。子以少年豪邁。如川之方增。而未有涯涘。則其勢固有不得不然者。若其加之歲年。而博以學。至於心平氣定。盡天下之變。而返乎自得之場。則樂

天之妙。庶乎其可同矣。姑俟他日復爲子一觀而評之。

門山縣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連翼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每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爲吏隱。吏隱之說。始於誰乎。首陽爲拙。柱下爲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爲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窟穴之下。畎畝之中。醫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於是乎。此姦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也。謂其爲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眇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慘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弃置。非迫於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於疎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四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於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鄰邑疲於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幾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曠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鬪訟。任其刺史者。號爲守道院。夫郡守之居。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

# 恆山堂記

真定古名鎮。形勢雄壯。冠於河朔。其府署規模適相稱副。而恆山堂宏麗特出。又爲之甲焉。堂廣七楹。其高九仞。望之鬱鬱。如翬斯飛。俯瞰北潭。備諸勝概。求其經始於何代。與夫主名之爲誰。則圖誌無傳。近世沈括言潭園初號海子。未甚可觀。逮王鎔治之。遂若圖畫。斯堂或者亦出於其時乎。而吳中復咏行宮。以爲宋祖征劉承鈞。常駐蹕於此。故老或云。堂卽宮之南門。而卒莫能詳也。其在金國。率王侯貴戚處之。例事豪奢。務加增飾。故益以完美。每府僚宴集其上。綺羅照野。絲管沸天。游人指點咨嗟。邈在仙境。誠一邦之偉觀也。兵火之餘。署舍盡廢。獨堂在焉。而歲月旣深。寢至頽敝。大元乙酉中。萬戶史公實來。公以妙齡貴顯。而居其慶之下。日思所以奉二親之歡。謂可以備燕息而資觀覽者。莫斯堂若也。由是特爲之作新。易腐朽。補罅漏。支持欹傾。凡常營理者。靡不及之。蓋期月而後畢。則大饗賓客。稱觴爲壽。以落其成。而遣使致書。屬予爲記。噫。予去國三十年。白首歸來。時移事改。田廬鄉井。殆不可復識。追惟曩昔。渺如隔生。豈知尙有恆山堂耶。夫物之盛衰。其極必反。興廢成毀。相尋於無窮。蓋理之常然。而不足怪。然皆有數存乎其間。自喪亂以來。繁華共盡。崇樓傑觀。莫不化爲虛空。如斯堂者。絕無僅有。固已幸矣。而復爲有力者新。□宛然舊物。閱世自如。豈可謂偶然哉。抑此不足論也。予聞之。有非常之功者。必享非常之福。公以上將之才。膺方面之寄。定亂措安。澤被於生民甚厚。功孰大焉。宜其窮侈美。極尊榮。快意一時。無不可者。顧乃自安於儉陋。而致美乎其親。賢於衆人遠矣。是則不可以不著。且予平生欲一登堂臨眺。而竟不果。今旣

辱公知。當得預賓席之末。因之寓目以償夙心。亦殘年之一適也。於是乎書。

# 溥南遺老集卷四十四

## 雜文

### 鄜州龍興寺明極軒記

鄜爲州在深山窮谷間。荒涼鄙陋。其風土固然。無池臺苑囿之觀。可以娛人者。官閑其事。散步而盤桓。不過道流釋子之居耳。而龍興寺明極軒最爲佳處。由三門巡廊而西。其隅爲雄師院。而院之東南。則明極在焉。其始爲隙地。故節度郝公見而愛之。謂其爽塏便坐。可以爲待賓之所。顧而命雄。此軒戶所以構也。深靜而明。夏涼而冬煖。高纔數丈許。而平揖前山。俯瞰閭閻。視線山諸刹。勢欲與之爭衡也。始予以狂放不羈。爲上官所据。宴游戲劇。悉禁絕之。雖所親愛。非公故不得相往來。逢於道路。斂避辭謝。莫敢立談者。出門俛然其無歸也。深居高臥。讀書以自遣。而久復無聊。因思所謂道流釋子之居。而時一訪之。晏坐清談。焚香煮茗。猶得差樂而無罪。蓋大像之致爽。開元之冷筍。皆所素愛。而嘗游者。然以其登涉之艱。固不若明極之爲數。雄亦開朗好客。樂與予言而不厭。由是有與輒至。至輒爲留。竟日。公退飯餘。呼馬而出。僕夫或不請所之。知其必適是也。比及其門。呵喝有聲。主人者趨迎而笑。知其必爲吾也。予嘗以雄見待之厚。許爲作記以報之。而未果。其後官事日繁。而私無稍寬。非役於簿書會期之勤。則奪於聲色紛華之樂。而予之踏至明極者有數矣。與雄相見。未嘗不笑且歎焉。今將東歸。雄以前言爲請。嗚呼。吾負此軒久矣。



庶幾能嗣公者。予雖不及識公。而有斯人在。會當同往。杖屨相從。訪公之故居。而躡其遺蹤。臥公白雲蔭。公青松逍遙徜徉。以卒歲乎其中。公之精爽。故應不昧。或者其亦一笑而見容也。乃爲書之。旣以發弗公之光。且爲吾他日殘言之盟云。

### 趙州齊參謀新修悟真庵記

趙州道院曰悟真庵者。參謀齊君大年之所建也。君。鄜畤人也。開朗倜儻。久行善事。壬辰中。從軍河南。旣還。留寓於趙。因而家焉。自以荐經喪亂。而卒獲安存。生理益優。身名俱遂。無不足於心者。蓋神明之所相也。思有以答謝殊貺。亦其天資本靜。道念素深。故買田城隅。特建此庵。以待全真之士。且爲他年歸宿之所。云肇基於甲午之春。凡再期而訖役。聖位雲堂。齋廚方丈。總爲屋十餘楹。像設俱具。隨事一新。繚以崇垣。抱以隙地。藥畦蔬圃。井井可觀。雖宏麗未極。而體則具矣。喧囂旣遠。境界清涼。洒然有絕塵之趣。居人瞻仰。莫不歡喜讚歎。自一是方遠近。以至過客。皆知有齊氏之庵。大師李公曰圓明子者。故與君游。乃延致而奉之。其徒無慮三十人。君色色資給。無外求者。稍暇無事。婆娑其間。願而樂之。自謂有所得也。予數以事至趙。始也聞其經營。再則覩其次第。三則及其成就焉。一日造之。盤桓周覽。殆欲忘還。君因以記文爲請。予與大年三十年之舊。有命自不當辭。況其用心之果。爲力之勤。實可喜而足稱也。抑予衰矣。險阻備嘗。煩勞久厭。閱興亡之大變。悟榮辱之真空。殘喘僅存。百念灰冷。方當脫屣俗累。優游蕭洒。以畢其餘生。雖不足與聞玄理。廁跡羽流。而杖履往來。陪君爲方外之友。庶無愧焉。至其會意忘形。不知孰主孰客。

則君之庵猶我有也。能勿成其志乎。乙未年終十二月晦月。漳南遺老記。

答張仲傑書

某啓。仲傑縣令。方深渴想。辱惠好音。曷勝慰喜。羶根之賜。甚愜老鑒。正恐踏破萊園。爲藏神所怪耳。所論道學。自是儒者本分事。抑老夫衰謬。日負初心。不足進也。吾子年壯氣銳。乃能屏去豪華之習。而專力於此。好之樂之。自謂有得。他時所至。殆未可量。老夫將受教之不暇。而反能爲之發藥哉。州郡之職。古稱勞人。況此多虞。亦必有道。頗聞吾子一以和緩處之。所望正如此。民之憔悴久矣。縱弗能救。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不傳能吏而傳循吏。若夫趨上而虐下。借衆命以易一身。流血刻骨。而求幹濟之譽。今之所謂能吏。古之所謂民賊也。誠不願吾子效之。吾儕讀孔孟仁義之書。其用心自當有間。甯獲罪於人。無獲罪於天。昔宋討元昊。關右困於征斂。杜祁公在永興。謂其民曰。吾非能免汝也。而能使之不勞。於是量所有無。寬其期限。民得以次而輸之。而費省十六七。及王氏法行。官吏不堪其迫。邵康節門人之從仕者。皆欲投檄以歸。康節止之曰。此正賢者用力時。新法甚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嗚呼。古人遠矣。如此等事。尙可行之。造次顛沛。無忘是念。始可謂不忘所學矣。老人家益貧而官益拙。鮎魚上竿。可笑可閔。雖然。遠依餘庇。大小幸安。不必過煩念慮也。遽中奉報。草草不宣。

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爲過。夫聖人之道。亙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

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蠱之。駁而不純者汨之。而眞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眞。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絕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惟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固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矣。自宋儒發揚祕奧。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眞。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明道之說。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悅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話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常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既明。趨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功。爲人之周。而喜爲天下道也。故略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 楊子法言微旨序

法言之行於世尙矣。始注釋者。四家而已。疎略蠹淺。無甚可觀。其後益而爲十二。互有所長。視其舊殊勝。而猶未盡也。今禮部尙書趙公素嗜此書。得其機要。因復爲之訓解。參取衆說。折之以己見。號曰分章微。

旨論高而意新。蓋奇作也。予嘗竊怪子雲之自敍。以爲法言論語之體耳。隨問更端。錯雜無次。而獨取首二字以爲名而冠之。無乃失其宜耶。及觀公解。則始終貫穿。通爲一義。燦然有條理而不亂。乃知子雲之意。初非苟然。但學者未之深考也。昔人以杜預。顏師古爲正明。孟堅忠臣。今公於子雲之書。辨明是正。厥功多矣。至於進退隱見之際。尤爲反覆而致意。使千載之疑。可以盡釋。而無遺恨。茲不亦忠之大者與。古澤陳氏者。將購工板行。以廣其傳。友人張君茂進實贊成之。而屬予爲序。嗚呼。公一代巨儒。德業文章。皆可師法。自少年名滿四海間。平生著述。殆不可勝紀。而晚年益勤心醉乎義理之學。六經百子。莫不討論。迄今孜孜。筆不停綴。其所以發揮往聖而啓迪來者。非特一書而止也。如鄙人不肖。曷足爲公重輕。而斯書之傳。豈待予言而後信。雖然。陳氏細民。而能好事如此。其用心固已可喜。且不肖於公門下士也。辱知爲深。是區區者而敢辭乎。乃書而授之。元光元年九月望日。中議大夫守平涼府判王某序。

送王士衡赴舉序

潦淨途平。風高氣清。馬駿車輕。送君此行。顧非掩泣於湓浦。悲歌於渭城者。何必愴快而含情。雖然。有以規子也。親老弟弱。室廬蕭然。燠寒華枯。將於子乎屬之。所責重矣。尙其勛哉。決科猶戰也。請以戰喻。肩摩踵曳。鱗集毛萃。盱衡厲吻。扼腕揚袂。賈餘勇而嘗素技者。皆吾敵也。攘而卻之。吾子亦勞矣。甯執非敵。武王所以誓衆。臨事而懼。仲尼所以語門人。賁育之不戒。童子扼之。魯難之不期。蜀雞踣之。勦敵在前。若之何勿畏。吾子講學甚力。涵養且久。則兵旣厲而馬旣秣矣。然而猶有病焉。氣揚而無降志。色驕而無俯容。

或者其將振而矜之歟。懼猶不足。又振而矜之。恐乘隙擣虛瑕者畢。堅而勝負之勢未可料也。鞍之役。不介馬而馳之。齊師收績。伐羅之舉。趾高而心不固。莫敖以亡。厥監不遠。吾子其圖之。吾子辱與不肖游。又辱賜之誠。是行也。竊將鼓譟以從其後。不幸而北。其曷忍諸。捷音一報。凱歌言還。茲豈惟吾子之所獲。抑不肖實與光焉。敢不盡言。聞之曰。仁者送人以言。仁者之名。豈賤子所堪。抑朋友之道。將善是務責者也。故以告。

### 送呂鵬舉赴試序

始予得管城而將行也。故人王士衡實送之。且見囑曰。或稱鄭下有一佳少年。而不解其姓名。第聞筆勢翩翩。可以與之進也。子以經學嗣名師之傳。而爲後生之倡者。有年矣。則誘翼成就。豈得辭其責乎。予謝而識之。既至而求之。得吾鵬舉焉。聽其議論。窺其文辭。知其必士衡所謂也。輒不自量。欲遂薄有所云。以補萬一。而官事如毛。無頃刻暇。蓋未嘗不爲之歎息。今鵬舉方將求售於春官。余復默默。無乃負士衡之所教乎。夫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擷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諸準繩。斂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稱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也。所向如志。敵攻無勅。可以高視橫行矣。沾美玉者。不憂無善價。駢犢且角。山川其舍諸。鵬舉勉矣。京邑英豪所聚。而士衡在焉。予既因士衡以得子。子其因予而求識士衡。復因士衡求吾師友門人之凡未識者。磨礱浸灌。以益其高而極其遠。至於大有成焉。而副吾徒之望可也。

送彭子升之任冀州序

成王戒卿士以爲推賢讓能。則庶官和。不和政且亂。而秦穆之誓亦曰。人必能容而後可以保民。古之君子有道相爲徒。而其徒相爲用。故能有濟也。有虞之時。衆賢和於其朝。而無乖爭之患。垂讓於父。斯伯夷讓於夔。龍。皋陶之不知者。以問諸禹。禹所不知者。以質諸益。賢於己而不妒。不賢於己而不侮。師於人而不恥。告於人而不吝。志同氣合。不知物我之爲二。蓋其量誠宏。而其德誠厚。此其能共成一代之極治者歟。予嘗悲夫。昔人之難見。而病後世士風之薄也。忌嫉之心勝。而推讓之道絕。自待者重。待人者輕。相誇以其所長。而相鄙以其所短。鰥鰥然惟恐人之愈乎我也。凡得一職。必先審問其同僚者何如人。問其不能而不己者也。則幸而喜。如其能焉。往往不樂。曰。是何以彰我。故其至也。莫不角其智力。而爭其權。至於不相容。以敗事。處公家之事。而敗之以其私。罪孰大焉。吾子始踐仕途。而得李君者爲長官。彼其才幹有餘。而能聲益著。蓋吾子之幸也。而吾子性明志強。臨事有決。亦自爲過人者。誠能相與戮力。而無求勝之心。一司之治。何憂而不舉哉。子行矣。幸不至如吾之所病。且併謝李君。其亦以是而待子焉可也。

# 潯南遺老集卷四十五

## 雜文

### 祖唐臣愚庵序

鶴臺祖君唐臣命其居室曰愚庵。因以自號。既經喪亂。流寓河朔。非復庵中主人矣。猶爲題榜以求詩文於士大夫。嗚呼。凡物有其實而後得其名。實無有焉。名烏從生。實固不可誣。而名固欲其正也。今先生才敏而識明。行高而業精。蓋世所謂賢且智者。而顧加此稱。是視薰以蕕。指渭爲涇也。無乃乖戾而不合乎人情邪。且先生安靜寡欲。不求聞達。與物無競。而物亦莫之撓。不必嫉邪憤世如柳宗元。遠害全身如甯武子。果何取乎此也。意者直出於至謙故歟。古之君子。其德甚盛。則其心愈謙。其責己也重。其取名也廉。雖有軼羣絕俗之資。而自視欲然。常若不足。此其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善而無伐。所以爲顏氏。聖而不居。所以爲孔子。其與浮躁銜露。急於人知。虛而爲盈。處之不疑者。豈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於是乎過人遠矣。丙申春二月。潯南遺老王某序。

### 復之純交說并序

之純嘗爲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爲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將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實行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近似而踐跡之乖歟。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甯不知。逐逐而羣。疇非吾鄰。形交跡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痛始非。悟而藥之。治養以方。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鑒望而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執汝尤。無以結之。彼執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徨。蔑睨九州。羣讎以咻。凶乘禍鳩。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幽。閔氏之與居。稿伯之爲游。悒悒矣。而私自憐。子子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耶。抑子絕也。山淵之峻。子將趨而過。今胡其摧汝車而沈汝舟。豺虎之毒。子將不之櫻。今胡其齧汝趾而嚙汝喉。出於外者。亦既然矣。伏於中者。竟如何哉。顧嘗憂我。今爲子憂。蓋將持吾之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移刺仲澤虛舟堂銘

泛而游。載沈載浮。隨其流。聽其所止而休。此非所謂虛舟者歟。萬物相刃乎無窮。要不可容吾意。智者困勇者殘。而至人免於無所累。先生既以是而身託矣。雖放心委形以行於斯世可也。

四醉圖贊

泰和辛酉冬。予赴調京師。清河垣之振之。劉君景元俱以待舉客太學。一日同飲市中。既暮皆醉。三子

者就宿子邸枕藉而臥。初不記也。未旦而覺。呼童張燈。則餘樽在焉。卽命重酌。復成小醉。擁衾散髮。相對怡然。顧而樂之。以爲他日或不能復得矣。振之將圖其形。而名以四醉。因命序而贊之。以記一時之美事云。

漠乎其如忘其聲。茫乎其如忘其形。神融氣泰。無欲而無營。渺乎其如物莫之撓也。不爲劉伶唯以酒爲名。不爲屈平衆皆醉而獨醒。蓋不放不拘。不晦不明。不濁不清。隨其所適而寓其情者也。

#### 林下四友贊

東垣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皆予心契也。晦之於予爲親故。其相知最早。後游京師。始識士衡於稠人間。言論慷慨。遂如平生。當是時。泛見子升而未熟也。已而復定交於觴次。予年爲長。子升次之。士衡又次之。而晦之最少。吾四人者。臭味相似。而氣義相投也。故不結而合。既合而歡。至於益深。而莫之間。其好惡取舍。互有短長。而要歸其中。辨爭譏刺。間若不能相容。而終於無憾。方其俱在里中。行必偕。宴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也。嘗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焉。蓋予以慵夫。而子升以澹子。士衡爲狂生。而晦之則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爲怪。而自謂其真。施於仕途。固非所宜。而在隱居。則無害也。是故安之而不疑焉。是約已。遂想像而贊之云。

盤礴兮崑阿。容與兮煙蘿。藉豐草兮偃臥。愬長風兮浩歌。塵海邈其如隔。渺高軒兮不我過。險而風波。密

而網羅突而干戈如四人者何。

士衡真贊

身雖寒而道則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賢。豈俯仰從容滑稽玩世而胸中自有卓然者耶。

跋寶墨堂記

趙翰林以文章字畫名天下。片辭寸紙人爭求之。嘗爲故參政蒲散公作寶墨堂記。仍親繕寫。尤爲奇特。自經喪亂。散落不存。而近入田君信之手。方且什襲深藏。以爲珍玩。旣而聞公子祐在。因復歸之。噫。渠家獲所亡。不失舊物。固幸甚矣。而田君能捐己之愛。以成此美事。亦灑落可嘉也。

跋王進之墨本孝經

孝悌百行之冠冕。孝經六藝之喉衿。聖人大訓。不待贊揚而後知也。學者自童稚讀書。必始於此。而考其行。身能踐履者鮮矣。李君追慕其親。以不得竭力爲恨。而淪於非道爲憂。故常玩意於斯文。而名卿珍翰以昭於不朽。觀其自述。聲譽不絕。愛敬之誠。藹然而見。非深於踐履。能如是乎。吾友王進之得其墨本而寶善之。仍圖函丈之像。以冠其首。而益以翰林公誌語。且將併刻焉。卽其所好。亦可以知其爲人也。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

門庭爽朗。瑞氣氤氲。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

誠。惟天爲高。惟地爲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拜啓。手以爲夫人壽。



漳南辨惑一書。初江左未之聞也。至元二十年。古滄王公時舉來丞是邑。出於行篋。始得見之。興賢書院  
謄錄刊行。迨今十年。其板爲復翁所得。以字多差舛。貽誤讀者。欲得元本證之。而王公去此陞行臺監察  
御史。尋柄文廣東。宦轍無定。雖欲成之。末由也已。既幸任迴道過廬陵。吾州士夫以棠陰之舊。候迎公來。  
就乞校正。出脫漏差錯字四百餘。公因得改的。付局刊換。公又以元遺山中州集所載漳南古律詩僅二  
十篇。俾續卷末。收書君子。幸加詳焉。大德三年二月中和節。雙桂書院王復翁謹書。



王若虛字從之。愔夫其號。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歷管城、門山、二縣令。用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爲著作佐郎。遷平涼府判官。召爲左司諫。轉延州刺史。入爲直學士。入元。遂隱居不出。復東遊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談笑終焉。所著文章號愔夫集。又漳南遺老集。傳於世。事見金史。按中州集稱若虛負重名。精經學史學。文章禮樂。一代偉人。北渡後隱居鄉里。據此則漳南老人終於元。未嘗仕於元。且其人已入金史文藝傳。焦氏經籍志編入元人。誤也。此本山陰祁氏藏書。康熙乙未春王歸繡谷亭收藏。因考史傳而附記於後。錢塘吳焯書。

又按集內詩與中州集本句微有不同。覺中州集之爲善。想元遺山入選時。摘其微瑕。不嫌改削乎。然此固原作。其後一卷係中州補入。便相同。中州集所無者。宮女圍碁一首。和王子端此本多一首。白髮歎六韻。卽感秋十二韻之半。亦元遺山增改。後人失考。據以編入續集耳。焯再書。



# 溥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校注

## 貧士歎

甌生作無塵瓶乏作無粟。北風蕭蕭吹破屋。入門兩眼顧作四。何悲涼作淒涼。稚子低眉老妻哭。世無魯子敬。蔡明遠作郭之眞丈夫。故應餓死填溝坑作谷。蒼天生我亦何意。蓋世功作虛名實作食不足。試將短刺謁朱門。甲第紛紛厭梁肉。作爭如只使充且愚

## 白髮歎即中州集感秋詩

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妻孥驚且吁。謂我應速摘。我時笑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毀棄無足惜。況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頭時。復將安所擇。

## 題淵明歸來圖

靖節迷途尙爾賒。苦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眞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孤雲出岫暮鴻飛。去往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掛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爲行休惜此生。乘化樂天知浪語。看君於世未忘情。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衰袞死紅塵。折腰不樂翻然去。此老猶爲千載人。

趙內翰求城南訪道圖詩。辭不獲已。乃作絕句以獻。復爲解之云。

得道由來不必勞。癡兒舍父漫逋逃。閑閑老子還多事。時向伽藍<sup>作提</sup>打一遭。

竹木蕭森蔭綠苔。幽襟自愛北軒開。主人無說吾何問。乘興而來興盡迴。

答鄭州辨禪師見戲代高防禦。

酒肆淫房<sup>作總</sup>卽道場。一時<sup>作偶</sup>作游。戲亦何妨。吾<sup>作阿</sup>師自墮泥犁獄。<sup>作牛趣</sup>更笑春風柳絮狂。

再至故園述懷五絕<sup>中州集作還家</sup>。

日日天涯<sup>作他鄉</sup>。恨不歸。歸來老淚更沾衣。傷心何啻遼東鶴。不獨<sup>作但</sup>人非物亦非。

荒陂依約認田園。松菊存亡不必<sup>作足</sup>論。我自無心更懷土。不妨猶有未招魂。

山杏溪桃化棘榛。舞臺歌館<sup>作榭</sup>墮灰塵。春來底事堪行處。門外流鶯枉喚人。

回思夢裏繁華事。幸及當年樂此身。閑立斜陽看兒戲。憐渠虛作太平人。

艱危膏盡鬢成絲。轉覺謹華不可期。幾度哀歌仰天問。何如還我未生時。

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sup>作絕足</sup>。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sup>作心</sup>與若<sup>作世</sup>爭。

戲論誰知是<sup>作出</sup>。至公。蝸蚌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作更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爲四絕。

功夫費盡漫窮年。痛入膏肓不可作易。鑄寄與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鬪新妍。時世梳妝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作背。豈勝鞭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作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邊。從渠屢受羣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此首中州集不載。

### 宮女圍碁圖

盡日羊車不見過。春來雨露向誰多。爭機決勝元無事。永日消磨不奈何。此首中州集不載。



續編漳南王先生詩集

從中州集補入

據憤

非存驕奢心。非徼正直譽。浩然方寸間。自有太高處。平生少諧合。舉足逢怨怒。禮義初不愆。謗訕亦奚顧。孔子自知明。桓魋非所懼。孟軻本不逢。豈爲臧氏沮。天命有窮達。人情私好惡。以此常泰然。不作身外慮。贈王士衡

王生非狂者。乃以善哭稱。每至欲悲時。不問醉與醒。音詞初惻愴。涕泗隨縱橫。問之無所言。坐客笑且驚。王生不暇卹。若出諸其誠。嗟我中州集作嗟。與生友。此意猶未明。絲染動墨悲。麟亡傷孔情。韓哀峻嶺陟。阮感窮途行。涕流賈大傅。音抗唐衢生。古來哭者多。其哭非無名。生其偶然歟。何苦摧神形。如其果有爲。爲爾同發聲。

感秋

西風撼庭柯。疎葉鳴策策。天地一蕭條。羈懷亦岑寂。青春悅如昨。轉盼年半百。自從長大來。轉覺日月迫。功名非所慕。老大不足恤。但然感時心。自亦不能釋。青晨梳理作短髮。已見數莖白。刀鐻雖可施。殆似兒子劇。此身委蛻耳。毀棄何足惜。況於毛髮間。而乃強修飾。青青如陸展。星星行復出。畢竟白滿頭。復將何所摘。

生日自祝

空囊無一錢。羸軀兼百疾。況味何蕭條。生意渾欲失。清晨聞喧呼。親舊作生日。我初未免俗。隨分略修飾。舉觴聊自祝。醉語盡情實。神仙恐無從。富貴安可必。修短卒同歸。何足喜與戚。一祈羸康健。二願早閑適。衣食無大望。但要<sub>作</sub>了晨夕。萬事不我撓。一心常自得。優游終吾身。志願從此畢。

失子

妍妍掌中兒。捨我一何遽。其來誰使之。而復奄然去。平生三舉子。隨滅如朝露。顧我能無悲。其如有天數。自從學道來。衆苦頗易度。有後固所期。誠無亦何懼。人生得清安。政以累輕故。婚娶眼前勞。託遺身後慮。百年曾幾何。爲此雛稚誤。顧語長號妻。此理亦應喻。

憶之純三首

幼歲求真契。中年得偉人。傾懷當一面。投分許終身。燈火談玄夜。鶯花逐勝春。何時重一笑。胸次欲生塵。

其二

面目三年隔。音書萬里遙。宦途俱蹭蹬。日事各蕭條。志大謀常拙。身孤道易消。本無當世用。隱處會相招。

其三

儁氣輕天下。高情到古人。銜杯曼卿放。下筆老坡神。時論誰優劣。人材自屈伸。窮愁須理遣。不必淚沾巾。

復寄二首

志大言高與世違。拂衣眞作竹林歸。黃塵道口風波惡。未必先生自處非。

其二

自笑趨塵亦強顏。食謀未免敢言閑。紫芝果可充飢腹。從子玉屏巖石間。

病中二首

學道今何得。謀生久不成。藍衫幾棄物。絳帳亦虛名。事拙應天意。交疎卽世情。煩憂時自解。感觸又還生。

其二

鬱鬱窮愁意。營營久病身。詩情渾欲減。藥物但相親。未得驅窮鬼。終須問大鈞。三時勞慰撫。作拊甚愧故人真。

感懷

枉卻全家仰此身。書生那是治生人。百憂耿耿填胸臆。強作歡顏慰老親。

自笑

酒得數杯還已足。詩過兩韻不能神。何須豪逸攀時傑。我自世間隨分人。

別家

到了身安是本圖。何須身外覓浮虛。誰能置我無飢地。卻把微官乞與渠。

慵夫自號

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苦送朱顏。時人莫笑慵夫拙。差比時人得少閑。

西城賞蓮呈晦之晦之自號放翁

舊賞回頭已隔年。高花又見出新妍。偶成濁酒狂歌會。恰及斜風細雨天。樂事適來偏有興。閑身常得分無緣。作詩莫怪多誇語。差比放翁先著鞭。

